

思想

◇ 宗教与思想丛书 ◇

卓新平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



# 超越东西方

## Beyond East and West

△ 吴经熊  
著

周伟驰◎译 雷立柏◎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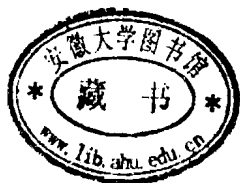
思想文库·宗教与思想丛书 / 卓新平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

# 超越东西方

Beyond East and West

---

吴经熊 著(周伟驰 译, 雷立柏 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越东西方/吴经熊著;周伟驰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7

(思想文库·宗教与思想丛书/卓新平主编)

书名原文: Beyond East and West

ISBN 7-80149-717-1

I. 超… II. ①吴… ②周… III. 吴经熊—自传  
IV. B97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9642 号

思想文库·宗教与思想丛书/卓新平 主编

### 超越东西方



著者: 吴经熊(周伟驰译, 雷立柏注)

责任编辑: 何炳济、雁声

责任校对: 杨蔚琴

责任印制: 同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版: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张: 14

字数: 295 千字

版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717-1/B·122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宗教与思想》丛书

## 总序

◎ 宗 教 与 思 想 丛 书 总 序

宗教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出人的超越自我和信仰追求。宗教属于人的灵性世界，是对宇宙奥秘、自然奥秘、生命奥秘的永恒之问。在这种询问中，我们看到了人之精神向往、灵性需求和本真信仰。因此，宗教正是人在信仰中的生活、体验、思索、感悟、行动和见证。宗教所展示的乃人类文化大树上的一朵灵性之花，从其闪烁、迷离的花影中我们可以依稀辨认出人的上下求索、人的时空漫游、人的心醉神迷、人的超凡脱俗。作为穿越永恒与现实、无限与有限之间的精神飞舟，宗教表达了人的叹息、惊讶、不安和渴求。宗教具有的这种神秘感、惊奇感和超越感，揭示出人之灵性秘密，试说着人的文化真谛和人的生命意义。诚然，宗教表现了精神、心灵之浪漫，但它作为信仰之在、信仰之感和信仰之思而体现出的强大生命力和久远流传，却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深入研究。

在当今社会，对宗教的认识研究和理解诠释已在由表

及里、由浅入深地系统开展，对其“形”、“神”之捕捉和勾勒亦颇有成就。人们在“究天人之际”、“神人结合”之关系上，在“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理解上已窥见到宗教的一些基本特征，并且从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层面探究解释了“神道设教”这一神秘而复杂的精神领域，推出了种种界说和理论。然而，对宗教的这些认识和理解仍是初步的、多元的，因其初步而需要更深入、更系统和更全面地研究，因其多元而需要不同见解之间的互识、互补、互镜和互证。我们这里编辑出版的《宗教与思想》研究丛书，也是要说明并进而证实这一探究的开放性和持久性。为此，在这套丛书中，我们将逐渐推出当代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相关外文学术名著的翻译引进，以及 20 世纪上半叶问世的一批学术精品的整理再版。

宗教与思想的关系是千百年来中外思想家们反复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它为当代人的研究提供了广远的领域，亦需要其研究者具有宽阔的视野。在此，宗教与思想不仅仅论及人之“信与思”的关系，而且也涉及到人之“在与思”、“情与思”、“灵与思”等关系。人的存在是极为复杂的存在，人的本性包括性、情、意、智等诸多方面，这在宗教中均有体现。宗教与思想自然包括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我们可在西方宗教思想史有关“信仰而后理解”、“理解而后信仰”的争论上见其端倪。然而，其论域及其引申又远远超越其限定。从宗教认识来看，人不仅具有理智和理性，而且也具有心智和灵性，“心灵”。这一表述由此说明了人

之理性认知的局限，以及人之信仰把握对纯理性思维的超越。正如帕斯卡尔所言，“人心有其理智，那是理智所根本不认识的”，“我们认识真理，不仅仅是由于理智而且还由于内心”。这种“心灵”或“心智”乃人之精神的奥秘所在，它表述了人的体验、人的感悟、人的惊讶和人的超越。所以，宗教之思乃是形象思维、意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综合及结合，它说明了人之精神生活的丰富与复杂、深远与博大。此外，如果说科学知识体现出理性的智慧，那么科学精神则不仅仅指理性精神。它包括了人之灵性中还具有的好奇、惊讶、想象、神往和超越等精神。宗教与科学在思想境界上的这种相遇，在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身上得到了典型表述。同样，中外科学家与宗教思想家如帕斯卡尔、张衡等人的思与行，信仰与实践亦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思绪和启迪。因此，我们应展开的对宗教与思想之探就不仅仅是宗教与哲学的研究，而且也包括宗教与科学、宗教与文学、宗教与文化、宗教与艺术、宗教与社会、宗教与伦理、宗教与法律、宗教与历史等领域，有着更大的涵盖。总之，我们应展示古今中外人类精神贤哲大德的思想睿智和灵性境界，介绍各种视域的所思及所获。而且，这种宗教研究的开放性亦可在“思无涯”之表述上得到印证。

对宗教与思想的认识，是对人之存在及其意义的认识；而对宗教灵性的理解亦是对自我人性的理解，是对人类及其生存时空的理解。由此可见，我们要展开的研究乃旨在一种对话，一种古今中外的对话，一种理与信、智与灵、道与言、我与你的对话：对话以求理解！对话才是人类共

在之智慧。或许，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对话。但我们并不奢求某种具体的结果，而只希望有更多对话者的参与，以参与对话来参与我们所遇的世纪之交，参与一种灵性认知上的送旧迎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让我们以这种心境和胸怀来参与探究人的灵性之旅，这样，真诚的对话将不会结束，客观的研究则没有穷尽，求知的追求亦永无止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

卓新平

# 本书序

宗教与思想之探，必须潜入人之深蕴的精神世界。宗教生活表达了人的精神生命，其向往和追求乃是对某种精神信念的拥有和奉献。因此，认识宗教，就应认识人的内在体验和灵性经验；了解信仰，就应了解宗教信仰者的心路历程。丰富的宗教生活为其精神哲学和灵修神学的创立及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这样，在人类宗教的发展上，除了理性求知、形上思辨、超然忘我之进路外，还有灵性陶醉、内在沉潜、反观自我的通幽曲径。与知性、理性、智慧相辉映的，则是宗教中的激情、感悟、意志。此即人之灵性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有机共构。在基督宗教传统中，这种浪漫和激情源远流长，从古代奥古斯丁敬神自白的《忏悔录》，到近代帕斯卡尔脍炙人口的《思想录》，都给人带来心灵的震撼。而在现代华人学者吴经熊自传体灵修著作《超越东西方》之中，我们亦看到其信仰激情和灵性浪漫在东方智慧、华夏文明中的涌动、跳跃。

本书序

吴经熊（1899~1986）为现代中国政治和法学界颇有影



响的天主教学者。其西名 John C.H. Wu (John Wu Ching-hsiung), 字德生, 己亥年 (1899) 2 月 17 日出生于浙江宁波。他早年曾在天津学法学, 1917 年到上海美以美会创办的比较法学学院就读, 同年领洗入美以美会。1920 年, 他从东吴大学法学专业毕业后赴美国留学, 就读于密执安大学法学院, 于 1921 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随之到法国巴黎从事研究工作, 1922 年赴德国任柏林大学研究员。他于 1923 年应邀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比较法哲学。吴经熊于 1924 年回国后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哲学和政治学, 自 1927 年担任法官, 于 1931 年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吴经熊自幼研习英语, 造诣很高, 曾发表大量英语文章和著作, 并于 1935 年创办了英文“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 发表其关于法律、宗教、哲学、文化、人生等方面的感想和见解。1937 年, 吴经熊皈依天主教。1946 年, 他出任当时中华民国驻罗马教廷公使。吴经熊于 1949 年辞职, 随后赴美任夏威夷大学中国哲学客座教授, 1950 年任新泽西西顿哈尔大学法学教授。他于 1966 年定居台湾, 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教授, 1986 年 2 月 6 日在台逝世。

吴经熊一生兴趣广泛, 学识渊博, 对中西古今都颇有研究。他曾汉译《新经全集》和《圣咏译义初稿》等, 被学界誉为“译得古香古色”、且“和中国古诗精神相近”。他著述甚丰, 尤其撰写了大量英文著作, 被视为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之奇才。其主要著作包括《Juridical Essays and Studies》(上海, 1928)、《法律哲学研究》(上海, 1933)、《The Four seasons of T'ang Poetry》(1935~1940, 刊于《天下月刊》),

1940年由徐诚斌译成中文《唐诗四季》，在《宇宙风》上连载，后结集在台北出版，大陆版参见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7）、《爱的科学》（The Science of Love. A Study in the teachings of Therese of Lisieux. 汉语版，台北，1974）、《超越东西方》（Beyond East and West, 纽约，1951）、《The Interior Carmel: The Threefold Way of Life》（1953）、《正义之源》（Fountain of Justice）、《华夏人道主义与基督教灵修》（Chinese Humanism and Christian Spirituality, 1965）、《禅学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 of Zen 1967；汉译本，台北，1979）、《中国哲学的悦乐精神》（Joy in Chinese Philosophy, 1971；汉译本，1979）等。

《超越东西方》一书为吴经熊用英文撰写，于1951年在夏威夷完稿，在纽约初版，此后先后被译为法文、葡萄牙文、荷兰文、德文、韩文出版。这是他的自传体著作，书中以一种灵性自白的笔触描述了其人生经历、及其宗教皈依的心路历程。其思绪浪漫任运，题材涉猎广泛，文笔优美典雅，多有惊人之见和神来之笔，堪称中国现代基督宗教灵修文学之杰作。吴经熊以一种信仰的虔诚叙述了其对基督宗教的体验、见证，同时亦以一种比较的视域论及其对儒、佛、道三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精神之真谛精髓的体会、见解。在他看来，“中国人是按照儒家学说为人处世的，同时得到了道家去世思想的平衡，但在他们内在的生活里他们追随的却是佛教思想。”在此，儒家思想的本质乃论及伦理关系，道家思想关涉不可言喻、神秘莫测的终极实在，而佛教则以其“在片刻活出永恒”的禅悟来让人达到从此岸到彼

岸、从缘起界到绝对界、从时间到永恒、从现象到实在的“过渡”。他认为，中国精神的最基本特征，“是抽象与具体、普遍与个别、最世俗与最脱俗、超越的理想主义与讲实际的实用主义的结合。”其实，吴经熊在这里已体悟到中华民族追求和谐的文化精神。可以说，儒家之道德哲学是以伦理学之途来追求众生的和谐，着眼于社会人生；道家之自然哲学是以生理学之途来追求自然的和谐，着眼于自然万物；而佛教之精神哲学则是以心理学之途来追求宇宙的和谐，着眼于内心反思。这些追求在中国文化中殊途同归，共构其追求和谐的文化精神。而吴经熊则引入了基督宗教信仰体系和西方文化精神传统的参照，旨在达到对东方、西方的超越。其以娴熟的西文来流畅阐述中国思想，本身更是体现出一种中西合璧、天衣无缝的和谐境界。

在文化对话、思想交流、全球意识的今天，“超越东西方”的创意已更加凸显，且格外重要。为此，我们组织翻译了吴经熊的这部名著，收入《宗教与思想》丛书。此书由周伟弛博士从英文译成中文，雷立柏（Leopold Leeb）博士进行了校对并加以编注。吴经熊之子吴树德先生为本书在中国大陆汉译出版提供了版权。此外，此书翻译出版得到了雷立柏博士的积极推荐和大力支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亦积极参与策划和组织出版。对上述种种帮助和支持，特此表示我们的衷心谢意！

卓新平

2001年7月8日于望京德君斋

## 作者序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样”（《弟茂德前书》1 Tim 1: 15~16）。

圣保禄（或译保罗）<sup>①</sup>的这些话引起我身心共鸣。我不晓得他是否罪人之魁，我确切知道的却是我比他坏多了。他至少是一个诚实的法利赛人，努力要按自己的信条行事。我呢，情形就大为不同了。知性上，我摇摆于怀疑主义和动物信仰之间（Intellectually, I wobbled between scepticism and animal faith）<sup>②</sup>；道德上，我是一个老到的浪子。我冷嘲我所不能理解的；我放任感性欲望，任意胡为。我是尘

① Paulus, Paul 译为“保禄”（公教）或“保罗”（新教）。吴经熊曾译之为“葆乐”，见吴经熊译《新经全集》，香港，1949。

② 林语堂描述“animal faith”为“不强调精神的东西”、“放弃‘灵魂’、‘理念’、‘天堂’”、“享受世俗的东西”等，见其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原著1938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重新出版）第二章第二节和第三章“Our Animal Heritage”。

世的奴隶，使自己成了自由的使徒（A slave to the world, I made myself an apostle of liberty）。虽然是一口无水的井，一片暴风前被驱逐的云，我却以为自己是一个聪明人。

当我回顾往昔，1937年可视为这一生的转折点。我的皈依发生在那年冬天。但在同一年春天，我在《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sup>①</sup>发表了一篇题为《幽默与悲情》（Humor and Pathos）的文章，里面这么说到：

幸福可令你高歌，却不足以使你写作。写作，尤其是创造性的写作，有赖于如此之多机缘的偶合，以至于位成功的作者，可说是比我们的在天之父更为幸运。许多作者会感到很不幸，正如上主在洪水前感到不幸——他发现他的杰作——人——不过是一群糊涂蛋<sup>②</sup>。我很怀疑，这本书的修订版表现出的是否相比于初版有明显改进。

我竟然这样地嘲笑神的作为！创造和拯救都未曾在我的脑中留下印象。（Neither the Creation nor the Redemption impressed me.）<sup>③</sup>这与我现在的心态恰好相反，因为，我已

① 《天下月刊》是吴经熊与全增嘏等人在上海编辑的英语杂志。

② 指《圣经·创世记》Gen 6: 5~6：“上主见人在地上的罪恶重大，人心天天所思念的无非是邪恶；上主遂后悔在地上造了人，心中很是悲痛。”

③ 根据基督教信仰，上主“奇妙地创造了人，更奇妙地拯救了人类”，而信徒应该为此有感恩的心，应该感动，应该 be impressed。

逐渐珍贵爱上了弥撒时的那首美丽祈祷文，它的起头是：“啊上主，你以神妙手段造了世界且使人性高贵，并以更神妙的手段使之更新。”但我若在那时听到这些语词，它们定然听起来更像反讽，而不是赞颂。疯癫的我，会把一切清醒的真理视作彻底的疯狂。因我没有“看到教会所看到的”<sup>①</sup>，我也就没有热爱她所热爱的。

但我真的像我所装的——甚至对我自己所装的——那样幸福而自足吗？否，真相恰恰相反。事实上，在漂离上主、不再把持永恒之后，我将自身交给了时代的无情潮流。（Having drifted away from God and lost hold on Eternity, I exposed myself to the merciless tides and torrents of Time.）我一切的欢愉与小丑行径，不过是一个极度沮丧者的歇斯底里的狂笑。在上引的文章末尾显露，我面子上的自得之下有黑暗一面——该文章中有上面引用的可怕的渎神的话。下面一段裸呈了我那时的灵性处境——一个可悲的处境：

成为我这一代的中国人，就是成为一个非常困惑的人（To be a Chinese of my generation is to be a very much bewildered person）。我从一个避难所移到另一个避难所，经过许多震惊。无论如何，生而为人都是坏事。我们不是甚至在脐带剪断之前，便哭喊、挥拳，像小魔头一样吗？我多么希望我未曾从母胎出来！因为看到光、呼吸空气只是徒招烦恼。是啊，我们的出

作者序

<sup>①</sup> 原注：F. J. Sheed, 《神学与健全》（*Theology and Sanity*），第1页。

生乃是一切的烦恼之始，就此而言，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

但生而为我这一代的中国人，便意味着要冒数不尽的生死之险。风气与意识形态一直以如此灼热的迅疾演变着，以致有时我一直被旋风夹裹，从未立足于坚实之地。鸟有归巢，树扎根于土，我的心可在何处休憩？(The birds have their nests and the trees are rooted firmly in the soil, but where shall I find a cozy corner to rest my soul in?)<sup>①</sup>这就好像你想要睡觉，但正当你迷迷糊糊时，有人跑来换掉了你的床。假如这种事在一个晚上发生十多次，你会觉得怎样？恐怕不会太舒服吧。但这正是我面对的情况。多少次，我发现我视为大自然一部分的环境、我视为永恒事物秩序一部分的宏大思想体系，只不过是幻觉和气泡！如此之多的泡沫爆没了，我的心已变凉淡了，对新的狂热谨慎而小心。我已被东西南北四面来风穿透。一个接一个的偶像萎顿于地，被焚烧一空，而真正的上主仍未找到(One idol after another has fallen from its pedestal and gone to the fire, and the real god has not yet been found)。我之内的孩童(the child in me)重又宣告着一位新神的到来，但我之中的讽世者(the cynic in me)则又在疑问：他会不会证明了不过是另一尊木头？我

<sup>①</sup> 参见《玛窦福音》Mt 8: 20 “天上的飞鸟有巢……”。本书译文根据《圣经思高本》。

的精神生活<sup>①</sup>从未成熟，却不断地遭受着成长的，或不如说消亡的，巨痛。(My spiritual life has never matured, but is still suffering from growing, or rather decaying, pangs.) 我惟独希望我生命的后面部分将找到它的先前部分曾如此热切地——但徒劳地——寻求的东西 (I only hope that the latter part of my life will find what its early part has been searching for so earnestly but in vain)。

意识到我年近 40，却仍未获得我可无保留地信奉的真理 (had not yet attained to the Truth to which I could give my heart without reserve)，真是觉得不幸之至。我觉得自己像一个中年处女，情场上屡遭失望，惴惴不安于终其一生都是个老姑娘。因此，三十九岁生日那天（阴历）我曾赋诗一首，以言我志：

三十八春来而又去，	Thirty - eight springs have come and gone
转眼即成云烟！	And all in the twinkling of an eye!
再过一年我将四十	One more spring and I shall be forty,

作者序

① “spiritual life” 也可以译为“灵性生活”、“宗教生活”、“灵修生活”、“信仰生活”等。



生命应开始，幻觉应  
消逝。

但幻觉萦绕依旧，

哪怕我已衷心说再  
见。

我心展翅掠过自然与  
人：

啊，爱是何等的悲哀  
之源！

我欲要驮着整窝幼雏  
高飞，

却发现天空之上无道  
路。

如果你不是强健如鹰

而是温柔如鸽，有何  
用处？

生命短暂，艺术漫  
长；

智慧稀罕如黄金。

When life should begin and  
illusions die.

But illusions are still tarry-  
ing with me,

Although I've bidden them  
a hearty Goodbye.

My soul spreads its wings  
over nature and man:

O what a prolific source of  
sorrow is love!

I want to fly and carry the  
whole brood on my back,

But I have found no roads  
in the skies above.

If you are not as powerful  
as the eagle,

What boots it to be as  
harmless as a dove?

Life is short, and art is  
long;

And wisdom is as rare as  
gold.